





國藩記堯舜禹湯史臣記言而已。至文王拘幽始立文字。演周易。周孔代興。六經炳著。師道備矣。秦漢以來。孟子蓋與莊荀並稱。至唐韓氏獨尊異之。而宋之賢者以爲可躋之尼山。之次崇其書。以配論語。後之論者莫之能易也。茲以亞於三聖人後云。

左氏傳經多述二周典禮。而好稱引奇誕。文辭爛然。浮於質矣。太史公稱莊子之書皆寓言。吾觀子長所爲史記。寓言亦居十之六七。班氏閎識。孤懷不逮子長。遠甚。然經世之典。六藝之旨。文字之源。幽明之情。狀粲然大備。豈與夫斗筭者爭得失於一先生之前。姝姝而自悅者哉。

諸葛公當擾攘之世。被服儒者。從容中道。陸敬輿事多疑之主。馭難馴之將。燭之以至明。將之以至誠。譬若御驚馬。登峻坂。縱橫險阻。而不失其馳。何其神也。范希文司馬君實遭時差隆。然卓堅誠信。各有孤詣。其以道自持。蔚成風俗。意量亦遠矣。昔劉向稱董仲舒王佐之才。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殆不能及。而劉歆以爲董子師友所漸。曾不能幾乎游夏。以予觀四賢者。雖未逮乎伊呂。固將賢於董子。惜乎不得如劉向父子而論定耳。

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張子以爲上接孔孟之傳。後世君相師儒篤守其說。莫之或易。乾隆中閔儒輩起。訓詁博辨。度越昔賢。別立微志。號曰漢學。摺有宋五子之術。以謂不得獨尊。而篤信五子者。亦屏棄漢學。以爲破碎害道。斷斷焉而未有已。吾觀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於洙泗。何可議也。其訓釋諸經。小有不當。固當取近世經說以輔翼之。又可屏棄羣言。以自隘乎。斯二者亦俱譏焉。

西漢文章如子雲相如之雄偉。此天地遒勁之氣。得於陽與剛之美者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劉向匡衡之淵懿。此天地溫厚之氣。得於陰與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氣也。東漢以還。淹雅無慙於古。而風骨少隳矣。韓柳有作。盡取揚馬之雄奇。萬變而內之於薄。物小篇之中。豈不詭哉。歐陽氏曾氏皆法韓公。而體質於匡劉。爲近文章之變。莫可窮詰。要之不出此二途。雖百世可知也。

余鈔古今詩。自魏晉至國朝。得十九家。蓋詩之爲道廣矣。嗜好趨向。各視其性之所近。猶庶羞百味。羅列鼎俎。但取適吾口者。嗜之得飽而已。必窮盡天下之佳肴。辯嘗而後供一饌。是大惑也。必強天下之舌。盡效吾之所嗜。是大愚也。莊子有言。大惑者終身。

馬貴仔  
字俊厚  
君卿

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余於十九家中。又篤守夫四人者焉。唐之李杜。宋之蘇黃。好之者十有七八。非之者亦且二三。余懼蹈莊子不解不靈之譏。則取足於是。終身焉已耳。司馬子長網羅舊聞。貫串三古。而八書頗病其略。班氏志較詳矣。而斷代爲書。無以觀其會通。欲周覽經世之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矣。馬端臨通考。杜氏伯仲之間。鄭志非其倫也。百年以來。學者講求形聲故訓。專治說文。多宗許鄭。少談馬杜。吾以許鄭考先王制作之源。杜馬辨後世因革之要。其於實事求是。是一也。

先王之道。所謂修己治人。經緯萬彙者。何歸乎。亦曰禮而已矣。秦滅書籍。漢代諸儒之所掇拾。鄭康成之所以卓絕。皆以禮也。杜君卿通典言禮者十居其六。其識已跨越八代矣。有宋張子朱子之所討論。馬貴與王伯厚之所纂輯。莫不以禮爲兢兢。我朝學者以顧亭林爲宗。國史儒林傳。褒然冠首。吾讀其書。言及禮俗教化。則毅然有守先待後。舍我其誰之志。何其壯也。厥後張蒿菴作中庸論。及江慎修戴東原輩。尤以禮爲先務。而秦尚書蕙田遂纂五禮通考。舉天下古今幽明萬事。而一經之以禮。可謂體大而思精矣。吾圖畫國朝先正遺像。首顧先生。次秦文恭公。亦豈無微旨哉。桐城姚鼐

成 至極也

九以 陸機、范仲淹、馬光

估 當看字旁

當 當看

不可言好名之人

不可以求道

酒

姬傳高郵王念孫懷祖其學皆不純於禮然姚先生持論閎通國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啓之也王氏父子集小學訓詁之大成奠乎不可幾已故以殿焉

姚姬傳氏言學問之途有三曰義理曰詞章曰考據戴東原氏亦以爲言如文周孔孟

之聖左莊馬班之才誠不可以一方體論矣至若葛陸范馬在聖門則以德行而兼政

事也周程張朱在聖門則德行之科也皆義理也韓柳歐曾李杜蘇黃在聖門則言語

之科也所謂詞章者也許鄭杜馬顧秦姚王在聖門則文學之科也顧秦於杜馬爲近

姚王於許鄭爲近皆考據也此三十二子者師其一人讀其一書終身用之有不能盡

若又有陋於此而求益於外譬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則以一井爲隘而必廣掘數十

百井身老力疲而卒無見泉之一口其庸有當乎

自浮屠氏言因果禍福而爲善獲報之說深中於人心牢固而不可破士方其佔畢呶

呬則期報於科第祿仕或少讀古書窺著作之林則責報於遐邇之譽後世之名纂述

未及終編輒冀得一二有力之口騰播人人之耳以償吾勞也朝耕而暮穫一施而十

報譬若沽洒市脯喧聒以責之貸者又取倍稱之息焉祿利之不遂則微倖於沒世不

次以三言名之傳  
不傳你半功方之  
何深與命運之  
通塞

二言言古人只知  
求道並不求名  
而惟以乐天知命  
為歸末仍歸到  
三十二條條以定  
通塞之義

可知之名。甚者。至謂孔子生不得位。歿而俎豆之報。隆於堯舜。鬱鬱者以相證慰。何其陋歟。今夫三家之市。利析鐸銖。或百錢逋負。怨及子孫。若通閭貿易。臻貨山積。動逾千金。則百錢之有無。有不暇計較者矣。富商大賈。黃金百萬。公私流衍。則數十百緡之費。有不暇計較者矣。均是人也。所操者大。猶有不暇計其小者。況天之所操。尤大而於世人。豪末之善口耳分寸之學。而一一謀所以報之。不亦勞哉。商之貨殖。同時同而或贏。或絀。射策之所業同。而或中或罷。為學著書之深淺同。而或傳或否。或名或不名。亦皆有命焉。非可強而幾也。古之君子。蓋無日不憂。無日不樂。道之不明。己之不免。為鄉人一息之或懈。憂也。居易以俟命。下學而上達。仰不愧。而俯不忤。樂也。自文王周孔三聖人。以下至於王氏。莫不憂以終身。樂以終身。無所於祈。何所為報。已則自晦。何有於名。惟莊周司馬遷柳宗元三人者。傷悼不遇。怨悱形於簡冊。其於聖賢自得之樂。稍違異矣。然彼自惜不世之才。非夫無實而汲汲時名者比也。苟汲汲於名。則去三十二子也遠矣。將適燕晉而南。其轅其於術不益疏哉。

文周孔孟班馬左莊葛陸范馬周程朱張韓柳歐曾李杜蘇黃許鄭杜馬顧秦姚王三

猶

十二人。俎豆馨香。臨之在上。質之在旁。

凡人讀書。宜識門徑。未可貿然從事也。孔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示人之意。可謂切矣。然當其時。猶有謂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與謂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曰。孳孳者。豈必由於學者之愚昧哉。蓋皆未得門徑之故耳。吾儒生於孔孟二千年後。事變愈多。載籍愈繁。使無人焉。示之準繩規矩。如泛泛然游於滄海之中。冥冥然行於雲霧之內。恐終身不知方向之所在。天日之何存矣。虛生之讖。何以解免。文正公崛起於湘沅。蘭芷之鄉。文章勲業。卓爲偉人。而其讀書稽古之功。亦迥非常人所及。茲篇本其平生所景仰者。舉以示諸後人。則禮門義路。聖域賢關。由此造焉。不患有歧途矣。惟視人之用力與否耳。至其論斷古聖賢人。實能道得精。神作用。出如此。乃可以知人。論世。自堯舜以下八段。每段論斷四人。言簡而賅。聲大而遠。或論其人。或論其書。或以一言論一人。或以數言論一人。抑揚婉轉。沈實高華。其體裁逼近史漢。論贊讀此等文。眞能開拓多少心胸。增益多少神智。自浮屠氏以

下一大段文字。包掃一切。睥睨一切。議論精警。喚醒學者。妄念不少。此吾儒渡迷之寶筏也。皆舍之而不由。猶欲其入而閉之門。將何日升堂入室哉。有志之士。亦各勉焉可也。

(首段由起首至年將五十矣)先言自己無成以自謙。有學如不及意。書曰吉人爲善。爲日不足。此之謂也。(次段由往者至慎擇焉而已)言自古書籍之多。不能盡讀。須擇其要者。是題中前一層之意。(三段段由余既至末)是言所以畫像之意。又引古以爲證。以見此舉之非創。而其尙志尙論。神交古人之意。均可於言中會之。以上爲通篇總序。

堯舜段。是論文周孔孟。言畫像必自文王始者。緣著書自文王始也。其言孟子稍詳者。緣唐宋以前。不甚尊異。恐後人設疑故也。

左氏段。論班馬左莊。言班書獨詳。非獨尊孟堅也。四人之書。班最爲次。然尙非後人所能及。其萬一。況高於班之左莊司馬乎。可見論三人之書。似略而非略也。惟其稱史記寓言亦十之六七。鄙意以爲稍過。鄙意以爲史記寓言。不過十之二三耳。

諸葛段論葛陸范馬公於此四人畧無貶意而高山景行之意隱然言表蓋文正生平志事功業於此四人相似而或過之故論此四人尤爲親切有味有令人墨然高望穆然深思之意。

自朱子段論周程張朱而以講漢學者伴說以彼此互爭不能相下不免各有所偏不如各取所長各補所短則大道宏而羣喙息矣卓識宏諳古人亦當頌首西漢文章段論韓柳歐曾之古文而以揚馬匡劉伴說見得淵源有自先後同揆陽剛陰柔之說創自姚姬傳而文正述之其論韓柳諸公之文皆銖兩悉稱眞善論古人善評古文者。

余鈔古今詩段論李杜蘇黃之詩卻不論詩而論嗜好見得人各有性情不必強同但擇其適吾口者嗜之而已然及其成功則異曲同工不同者亦有時而同矣是爲善學古人名。

司馬子長段論許鄭杜馬之考據取通典通考而不取通志說文爲通經最要之書去取各有所當非漫然也起首以子長孟堅伴說亦是借賓定主之法畧有抑揚與

上段以揚馬匡劉佺韓柳歐曾者不同。

先王之道段。論顧秦姚王。論顧秦二先生用重筆。見得禮爲經世大法。不得不正襟而談。其亦引數人作陪。愈以見顧秦二先生之可敬。論姚王二先生用輕筆。亦詳略互見之法。用不純於禮帶說。回顧前文章法一綫。然謂持論閎通。集訓詁之大成。其崇拜二先生。亦不可謂不至也。姚姬傳氏段。總上八段。而以義理詞章考據統之。分而合。合而分。論列各當。其人終之以勉人篤信。好古戒之以見異思遷。真策勵後人不淺。學者如能由此用力。則升堂入室不難矣。勿徒賞其文之工也。

自浮屠氏以下。另爲一篇。於上文論列古人以外。又發出一段絕大議論。絕高見識。仰視一切。包掃一切。自浮起首。至何其陋。歟爲一段。歷言好名之人不可以求道。在當局者不知其謬。一經揭明。索然無味矣。今夫三家之市。至非可強而幾也。爲次段。見得名之傳不傳。係乎功力之淺深。與命運之通塞。非可強致。能知此可以息多少希冀之心。古之君子。至末爲三段。見得古人只知求道。並不求名。而惟以樂天知命爲歸。末仍歸到三十二人上作結。以完通之意。皆所以勉人向上。不可旁

驚所謂杜其途於彼而後端其趨於此學者所宜潛心而玩味之也

賈長沙過秦論上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闘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一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橫兼韓魏燕趙齊楚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一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勢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強國

請服弱國入朝廷。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馭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捶拊以鞭笞天下。威鎮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傑。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鐃。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振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隸之人而遷徙之徒。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倚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旂。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鋤耰棘矜。非銛於鉤戟長鎗也。謫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

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殺。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蔡文勤曰。勢如崩崖。縮之勿墜。氣如奔濤。蓄之復注。議論既正。出以絕大魄力。使讀者酣快異常。陸士衡酷意摹擬。筆力弱不及矣。

西漢文章。上接周秦。下開唐宋。賈董起於先。匡劉繼其後。其間如兩司馬。鄒枚曼倩。子雲之徒。指不勝屈。樸茂淵懿。卓然爲文章冠冕。賈生王佐之才。文筆尤獨出冠時。至今所傳此篇。及陳政事疏。爽俊雄奇。兼蘇海韓潮之勝。而議論之透闢。氣勢之雄偉。當更過之。此篇蔡文勤公評語。最爲允當。學者當熟玩之。

首段先言秦之所由強。筆力排奐。雄肆有俯視一切之概。次段言秦既強。諸侯畏之。始合從而謀秦。又歷叙各國人物。以見列國之強。而卒無成功。是加倍寫秦之強也。齊有孟嘗等句。對陳涉看三段虛寫秦之強。是文之過峽處。文筆亦疏落不羣。四段

實寫始皇之強。至極無以復加。續六世數句。是言始皇之盛。中國南取百粵。數句。是言始皇之撫四夷。於是廢先王之道云云。是言始皇志得意滿。爲所欲爲之概。天下已定。數句。又從始皇心內。寫其強盛。自以爲三句。最有姿致。耐人咀嚼。誦筆意。如鶴唳晴空。龍吟滄海。秦王旣沒。二句。又是加倍寫法。自起首至此一路翻騰。至此而極。筆力可謂到二十分。五段首句用。然而一轉如風馳雨驟。有迅雷不及掩耳之概。前數段寫秦之興。作如許層折。此段寫秦之亡。不過數行筆力矯變之極。段內非有等句。含有疑勢。以起下段之意。六段筆意純在空中搖曳。只末二句到題過秦之意已足。段內數也字。兩矣字。最有致。他處也字。皆作決詞。此處純係不了語氣。讀之使人精神飛舞。此等文字。異樣空靈。異樣結構。未許鈍根人倉猝問津也。

### 班叔皮王命論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戴德。至於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於應天順人。其揆一焉。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於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

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爲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崛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爲適遭暴亂得奮其劍遊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聞於天道故又不觀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饑寒道路思有菰藿之羹攫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羅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強如項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又況么麼不及數子而欲闢干天位者乎是故鷲塞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儒不奮六翮之用豪悅之材不苟棟梁之任斗筭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爲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禍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爲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

傲武文

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爲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祖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以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起雲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悟成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畧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媪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觀形而進女秦王東遊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其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味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